



1 4
1555
116



門 11
號 1555
卷 116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咸林 吳 緝 纂

十三日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棻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冽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嚴綬李達

宋之慈為刺史教婢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五王贊中不字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為悖逆庶人

今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總

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鏡作眉何為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然尚不足書而況於妄乎

林蘊矜氏族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
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
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
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汗簡策而貽譏誚
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
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隸

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
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
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

可也

大昕案柳公綽傳
稱京兆華原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杜審權傳云或書日少怠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
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

今案此亦人之聞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
乎

蔣洌父墓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洌父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于餘

今案丘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歟若其以多為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

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刊脩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達

嚴綬傳載其未貴時于李達而達不禮既顯後達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之事首末凡百餘字文多不錄何預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慈為刺史教婢

宋之問傳後敘之慈為刺史教歌婢事

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耶大昕案此敘之慈之

俊正法吳氏糾之亦也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

李巖傳云為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今案史之為書如此等事亦當記耶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豐牙一啓為豔后豎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為雍州牧

今案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總管遙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表內不見復人為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為雍州牧一事且案恭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為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況本

紀內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剩此一事可削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咸林 吳縝 纂

十四日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王思禮傳闕文

再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紀傳漏記蕭瑀事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彝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璫朱粲傳

劉潼傳

九宮貴神

崔龜從傳云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

今案新書全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新書表略云名篇立傳因革增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錄然其

別錄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
述其事則它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
未相證而後世可考焉况九宮之神自唐中葉以還
世世崇奉人主嘗所親祝禮次昊天上帝列為大祠
迄今不改其禮蓋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錄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
籍奚適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溷晦不
傳後學無復稽考罔然不知其所本實闕文也

穆宗改名

穆宗紀云穆宗皇帝諱恆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

宥為遂王

即穆宗也延安建安字有誤已見於篇

元和七年立遂王宥

為皇太子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皇太

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

大昕案此見穆宗紀

以上穆宗之為皇

太子其名宥也及本紀則諱恆新史又不載改名年

月今案灋王暉傳云初暉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

寮建王審元和七年竝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是元和

六年惠昭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遂王為皇太子因此

竝與諸子改名皆從心為文而穆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以唐會要考之則可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諸事多所簡略不復詳述故不能見爾然既為一朝之史凡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哉當明加紀述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削而不著使覽者莫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

自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在藩與本

紀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穆紀同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晉王為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為太子太師

同中書門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蕭瑀傳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傳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竝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宰相表內止載蕭瑀李勣二人所命之官而無忌喬則不載此乃當書實闕文也

王思禮傳闕文

王思禮傳云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今案鄧景山傳云思禮在太原儲詹盈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

文也

兩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五行志第二十四云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於丙申
今案五行志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於九月
戊子自壬申至戊子止十七日猶且明書月以謹其
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五月中
旬後則事閱五六月凡三月豈可不明書丙申所
係之月使後世何由而知哉實闕文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定方討賀魯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
合

今以定方傳上下文考之不見彌射步真是何人漢
兵邪漢將邪蕃兵邪蕃將邪戎人部族名邪及以西
突厥傳考之漢所遣將二人阿史那彌射阿史那
步真然則在定方傳則皆不書姓豈非闕文也乎

薛大鼎傳

齊王祐傳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
今案薛大鼎本傳則無之此當書也

五行志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

今案五行志不載此一事以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

大風拔木例推之則當載蓋闕文也

李子和傳

本紀貞觀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今案李子和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馬周傳

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午大昕案宰相表作甲子誤馬周為遼

東道行軍大總管

今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宰相表貞觀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

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

成同掌機務大昕案敬宗本傳是時為太子右庶子三字於敬宗

之上則於文順矣

今案是時太宗親征高麗而皇太子監國於定州故

以士廉洎周等佐之是亦宰相之任也故新書載之
宰相表者以此然而不載於紀者何哉又案士廉洎
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同掌機務之事惟季
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紀傳漏記蕭瑀事

宰相表貞觀二十年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
今案本紀及蕭瑀傳皆無此一節蓋闕文也

李勣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

大總管以伐高麗

今案宰相表及高麗傳皆同而世勣本傳則不載蓋
闕文也

長孫無忌傳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知尙書門下省事宰相表亦同

今案無忌傳不載此一事然至於述高宗卽位後乃
云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尙書二省旣
云猶知二省則是前此曾知二省矣本傳闕文無疑

也

百官志

太宗本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今案天策上將亦官號也以翰林學士例言之亦當見於百官志今百官志不載實闕文也

封德彝傳

高祖紀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封德彝為中書令

今案同時宰相裴寂蕭瑀楊恭仁傳各載其所命之

官獨封德彝傳無為中書令一節蓋闕文也

大昕案武德三

年德彝自中書侍郎兼中書令此八相之始六年四月正授中書令傳雖不載其始由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則傳固書之矣內史令即中書令也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大昕案吳氏之意以本紀不載元規

名為闕漏此標題殊誤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今案呂子臧傳同時死於鄧者又有慰撫使馬元規一人其守職死事與子臧同而不得載名於紀豈獨

闕文而已哉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大昕案子臧傳稱朱

案新劔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不進子臧請以兵獨進又不許及臧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元規以無謀致敗史家譏之故本紀不書吳氏糾之誤矣

鄭元璿朱粲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璿及朱粲戰於商州敗之

今案鄭元璿及粲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大昕案

月元璿以太常卿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及此戰本傳皆失書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

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宐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

今案劉潼傳止云為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咸林 吳 縝 纂

十五曰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薨卒書法不同

溫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太宗紀魏徵薨事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本紀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

今案諸帝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後乃記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

例皆宜備書今乃略而不述未知其故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太宗紀貞觀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八年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膠東郡公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今案道彥即淮安王神通之子故八年為赤水道總管時紀不書姓然二年十二年則又皆書姓何也

一事兼該諸傳而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無忌傳云太宗曰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略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關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億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

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今案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妃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

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彝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彝傳云貞觀元年遘疾臥尙書省帝親臨視命尙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銑尙定安公主主卒崔植傳云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

彝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銑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薨在其子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遽數今但略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溫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殤帝

今案新書凡列帝諸子閒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

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韋后矯遺詔立之爲皇太子遂卽皇帝位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卽位復封爲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卹爲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爲傳其卽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殤帝二字其

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返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之爲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歷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案本紀大歷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卹爲皇后后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遂書爲崩此蓋不惟義例之不明蓋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

今案新書例本紀惟書宰相而它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為太子太師矣故於十七年正月表內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薨則是尚以為宰相乎若尚以為宰相當書則表內不當記云罷為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於表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為合若以為已罷宰相不當

書則本紀內當記其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而十七

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紀

表二者必有一悞矣

大昕案魏徵傳但稱拜太子太師不云罷恐是表誤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咸林 吳 緝 纂

十六日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敘李錡柳晟閣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為平章事永淳中遷官等事
次乃云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
以制戎正一曰云云文多不錄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
一合帝納之

今案高宗紀儀鳳三年歲在戊寅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

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歲在

庚辰正一為平章事永淳元年歲在壬午正一遷官而劉齊

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為平章事其皇甫文亮亦非同

時為相之人由是而言則審禮敗死在永隆永淳之

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為相時事非為

相後所言其證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

序矣大昕案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

吏部侍郎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相表亦同傳稱永隆中詔與中書門下同平章事

者蓋誤吳氏亦誤引且與第九卷所引自相矛盾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

同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黃即

橫字之誤

今案代宗紀寶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

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為朔方河

北副元帥在本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為副元帥在傳

則先為副元帥而後破賊二者未知孰是

大昕案事在寶應元

年此誤引

盧坦傳書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為中丞時帝罷諸道長吏代還進奉既而乃述有司毀李錡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

今案憲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錡伏誅三年

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

而坦傳失之矣

蔣父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父傳云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句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

降又上疏以爲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喪尙主者繆
熱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
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醬而已人服其儉推爲
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
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
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尙主
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間爾蔣父傳
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歷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
襟帶之固於是載議河隴利害旣而敘載僭越不法等
事然後云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
路目語不敢復議

今案代宗紀大歷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傳先述
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

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渾傳記事失序

柳渾傳云本名載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
賊平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宓城縣伯李
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事夫銜玉而
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本紀建中四年是歲癸亥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
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合言反犯京師

戊申如奉天朱泚反興元元年甲子六月姚合言朱泚

伏誅貞元元年乙丑二年丙寅三年丁卯正月兵部侍郎柳

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關播傳敘播用李元平
守汝為李希烈所縛然後述從幸奉天事然則元平
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渾傳則先敘朱泚建中
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
正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新唐書糾謬卷十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咸林 吳 縝 纂

十七曰編次未當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槩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清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蕭瑀傳云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八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案晉王之為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無忌為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三品自此始此見於長孫無忌傳

以司

空房喬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

此見於房喬傳

而瑀自特

進為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

竝同中書門下三品

此見於李勣傳

此乃一時之所謂妙選

者今史欲著其事宜於無忌傳備書所命師傅保詹

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師傅之意至於喬瑀勣傳則略陳其事仍指諸傳以相援證庶後世備見一時之事此亦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傳內既不具載始末而太傅詹事傳內但各述拜官至太保傳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時拜師傅詹事者何人使覽者不能推見更有師傅詹事此亦記述之未允者也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數太師

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一百六十萬太子太師太保太傅一百四十萬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今案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又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保少傅各一人從二品其次序皆如此獨食貨志太子太傅少傅反居太保少保之下何也

孟詵無隱慤而八隱逸傳

今案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於藝術傳

且未嘗有隱慤今書乃入隱逸傳莫論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為常州刺史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黥歙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案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芄傳略見姓名然栖筠方是時止為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黥歙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

為乃見於栖筠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

盧文昭云此亦吳氏

不細讀下文之故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敘方清也
案本傳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
某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
即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
傳也帝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某即其所遣
之人光弼竝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僕固懷恩贊而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而列於仇
士良楊復光之後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戒林 吳 眞 纂

十八日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臯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路巖傳云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巋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下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巋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

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

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大昕案宰相表巖以咸通十二年四月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方鎮表稱咸通八年置定邊軍節度領嘉眉邛雅嘉黎七州治邛州十年廢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則路巖出鎮時定邊軍已廢矣

論封建事

宗室傳贊云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今案此贊意蓋短百藥以爲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與郡縣以爲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贊則曰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李愬傳贊曰平蔡功愬爲多

今案李光顏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此二人平蔡之功

皆爲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韓臯有大臣器

韓臯傳云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

今案臯本傳臯爲京尹而用小人言掎斂亟進以希時邀寵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喑嘿不言德宗庸闇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於外今史氏乃以爲有大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示罷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蔡無功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

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自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今案杜黃裳傳云方是夏綏銀節度使韓... 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素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罷去而黃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筆與奪豈當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垏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垏劾其懦以李鄴代之

今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入爲尚書右僕射然則綬治太原在本傳則爲有治迹可取在裴垏傳則爲無治狀而可罪二者是非孰在乎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咸林 吳 縝 纂

十九日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宐城公主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

覃王字可疑

譙王傳裴巽未明

賈至論諸人善守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縉兄弟

衣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彥昭逐李可及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筮

聞

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

今案帝紀并柴紹傳竝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宜城公主傳略云主嫁裴巽帝恚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

今案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正已前止稱太子神龍元年始復帝位今傳云帝恚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則是神龍元年以前明矣神龍以前曷嘗有帝所稱

者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誤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

今案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已後至九年竝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表有可疑

宰相世系表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王簿崇之後

遼允後周工部
尚書臨淮公

弘隋吏部尚
書奇章公

今案隋書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祭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然則是本姓祭而弘父名允賜姓為牛今此表乃云遼允是遂以遼允為名又云出隴西王簿崇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為差舛然古之牛氏實安定人故允封臨涇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臨淮又亦可疑且若弘之世系果出鶉觚則當日弘所封亦應不出安定臨涇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況近

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興之類昔人已嘗譏其失今此牛氏世表恐亦同之兼案集韻奈字自是人姓音聊而隋書乃唐初所脩去隋未遠所脩之人多隋時人其所載述必得其詳恐此世表後人所撰不知源因妄相附著云爾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名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案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為相罷後為成均祭酒冬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且未嘗為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密議誅之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臨其事也疑此一名悞載大昕案此條通鑑考異已辨之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蔣父傳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句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一典禮違

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父意殊
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
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
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無用俗
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恩
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
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
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
示有節也故夫義婦德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

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室室行
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
然心嘉父有守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
詔其子茂宗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
賞賚甚厚然則旣云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
尙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云云母亡遺言
句成禮則身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
且觀傳之所敘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句速成

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以妻書之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

盧文弨云張孝忠遺妻入朝為子親迎卒於京師道言句成禮情事本極明白吳氏誤疑亡者為孝忠前妻人朝者為後妻又疑亡者未久孝忠不應即娶朝廷不應以妻待之史臣不應以妻書之謬悠可笑

譚王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王沂王韶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內有封覃王者不知此國名邠州名邠或潭之悞耶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

在也

大昕案通鑑考異云順宗子經封邠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邠作覃胡三省曰案武宗諱彊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邠字旁從炎字也

譙王傳裴巽未明

譙王重福傳云趨東都舍駙馬裴巽家

今案唐駙馬都尉裴巽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宜城公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巽其宜城歟薛國歟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今既作亂必趨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宜城之裴巽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度之爾且又薛國初嫁

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宣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巽者一時果有二人邪或薛國之巽卽宣城之巽邪皆不可得知然此亦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諸人善守

賈至傳云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贛守雍上張巡守睢陽初

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案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於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慶緒奔於陝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炅保南陽見魯炅傳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眾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炅以二載五月奔南陽賈贛以至德元載死於雍見張而張巡代守許叔冀以八月奔靈昌程千里以九月失上

黨至十月肅宗乃得陝而去榮殺人又在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死或失守皆已在得陝之前而賈至猶有此言無乃謬乎且至實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謬悞至此深可疑也大昕案賈至十三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九卷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柳渾傳敘渾為張延賞所擠罷相

今案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為相之前而賈至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

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

建請減吏員事尙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

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大昕案柳

子厚作渾行狀不言為延賞擠罷

王維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為蜀州刺史維表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

召五

今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

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
 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為
 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一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
 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
 平詔宣慰河北而維傳云維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
 以天寶十四載_{乙未}亂_{是歲}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及
 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
 閒歷天寶十五年_丙至德二載_{丁酉}乾元元年_戊二年
 己上元元年_庚二年_辛寶應元年_壬廣德元年_癸是

年春史朝義死縉宣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
 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為常侍
 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祿山反維為賊得迫
 為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
 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
 尚書右丞今案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_{丙申}六月陷京
 師至至德二載_{丁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
 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
 為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

言殆皆無之大昕案王維責躬薦弟表見文苑英華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爲左僕射

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又云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即裴寂也

今案本紀武德四年四月不書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則書此一可疑也又自四年寂爲左僕射之後中間不載遷改罷免無緣於六年再爲左僕射此二可疑也又寂本傳止述自右僕射遷左雖不載其年然亦

不述其兩爲左僕射此三可疑也又案五行志武德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今以八月丙戌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無癸酉日而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食以十二月壬寅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有癸酉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僕射疑其悞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彥昭逐李可及

崔彥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

今案彥昭傳彥昭懿宗時爲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紀彥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爲相時僖宗已卽位基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爲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恩橫其人無敢斥擢爲威衛將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尙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況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

貶死而彥昭傳則云彥昭奏逐死嶺南卽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確以宰相言之尙不從而彥昭身非言事之官又無評彈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若以爲當僖宗時言之遂逐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爲衆人所憎確傳已具載其事豈容僖宗卽位之後曹確返無一言直候基年之後彥昭爲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彥昭傳所書殆皆妄誕可疑也

大昕案確以懿宗咸通十一年罷相出鎮至僖宗卽位確已久去朝廷而彥昭自河東內召方見任用踰年遂入相則可及之貶死出於彥昭所奏

可無疑矣史載可及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至僖宗立
眨死則非確之功史家因敘可及而附見其後事爾
吳氏考之未審妄
生訾議吾所不取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咸林 吳 纘 纂

二十日字書非是

昔班固為漢書其閒序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
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
兩得在小學家不為無助故其敘傳自云正文字維學
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脩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
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
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述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姚宋傳贊

嚴挺之傳

藩鎮傳序

崔郾傳

張廷珪傳

杜佑傳

蕭俛傳

蕭遘桓彥範等傳

康承訓傳

蕭至忠贊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袁朗傳

張建封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崔光遠傳

辛替否高郢等傳

薛嵩傳

孫逖傳

韋待價等傳

狄仁傑傳

姦臣傳贊

上官儀贊

李嶠傳

何皇后傳

竇建德傳

王義方傳

員半千傳 安祿山史
思明贊

鄭善果傳

吐火羅傳

不經字

張建封傳

蘇源明傳

安金藏傳

田緒傳

并目錄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孫思邈傳

盧宏宣傳

李栖筠傳

鄭餘慶傳

李翰徐申等傳

李光弼楊炎等傳

岑文本等傳

韋處厚傳

吉溫傳

五行志

裴冕傳

呂諲傳

訛錯字

南蠻傳

史憲誠傳

王勃傳

韓滉傳

太宗紀

僕固懷恩傳

李懷仙傳

代宗紀

侯君集傳

陳京傳

昭宗紀贊

王播傳

韋挺傳

魏徵陸贄等傳

姜撫傳

劉氏宰相世系表

元稹傳

王緯傳

新唐書卷之二十二

李紳傳

百官志

李德裕傳

李璣傳

李錡傳

劉崇望等傳

王凝傳

侯希逸傳

柳宗元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李晟贊

韓愈傳

劉武周傳

蘇定方傳

誤用字

姚宋傳贊

姚宋傳贊云崇勸天子不求過功璟不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

今案卒悼其害不知謂何意者悼乃蹈之誤歟

嚴挺之傳

嚴挺之傳云君子以為偏

今案此偏乃偏字當為偏亦有偏音然行之已久不

亂也大昕案今本唐書作偏

藩鎮傳序

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

新唐書卷之二十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今案由益猶字史臣之誤也大昕案洪适與弟邁作唐書補過駁吳氏以爲不深究孟子之故

崔郾傳

崔郾傳云五子瑤瑰璋珮璆璠任禮部侍郎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珮俱達官

今案初用瑰字末用瓌字可乎

張廷珪傳

張廷珪傳彫獎字

今案當作凋字而新書內二字通用之如是頗多難

以具載今因此發之它不復云見前史中可類通用同似難以通用然考其訓釋自各不敢不敢不辨也

杜佑傳

杜佑傳云信安郡王漪表爲靈州別駕

今案信安郡王名禕漪禕雖同音而義訓不同不可通用也

蕭俛傳

蕭俛傳云穆宗初兩河底定

今案底字疑當爲底

蕭邁桓彥範等傳

蕭邁傳云迨畏不眠

桓彥範傳云高枕而眠

李涵傳云席地以瞑

今案古字瞑眠通其字當從目

康承訓傳

康承訓傳云畱婦弱持陬

今案說文云陬陬隅也今此云婦弱持陬義不可曉
疑當為擷字說文云擷夜戒守有所擊也

蕭至忠贊

蕭至忠贊云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已

今案悞字合是悟字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隱太子傳云高祖授禪

巢刺王元吉傳云帝授禪

突厥傳云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今案授皆當作受大昕案隱太子傳今本作受

袁朗傳

袁朗傳云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

今案受當作授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云與徐軍塙

今案塙當作礪其字從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屈突通傳云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

唐儉傳云命趨還舟

崔寧傳云趨與禁兵雜往

今案三傳趨字皆當作趣音促字史臣之悞也顧張思云案周禮趨其耕耨月令趨民收斂樂記趨數煩志陸氏釋文皆音促莊子俯上而趨下亦音趣則趨與趣通用似非史臣之誤

崔光遠傳

崔光遠傳云後召見悞非是

今案悞字當作悟顧張思云此條當併入蕭至忠贊條

辛替否高郢等傳

辛替否傳云寺塔不足穰饑饉

高郢傳云不勞人以攘禍又云若以攘禍

今案穰穰皆當作穰

薛嵩傳

薛嵩傳云好蹴鞠

今案鞠當作鞠

孫逖傳

孫逖傳云父喪缺復拜舍人

今案缺合作闕

韋待價等傳

韋待價傳云朝野共蚩薄之

李商隱傳云黨人蚩謫

李齊運傳士人蚩之

今案說文云蚩蟲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蚩薄之

訓疑當作嗤大昕案說文無嗤字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劔

今案前漢朱雲周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尙方然

則爲二字者悞矣大昕案上尙古通用

姦臣傳 上官儀贊

姦臣傳贊三宰嘯凶牝奪辰上官儀贊牝味鳴晨

今案此蓋取書牧誓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受寔

今案集韻受字注云被表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

通作芟芟又同部殍注云餓死曰殍或作殍芟苐然

則受寔之字當作殍苐苐苐則可若作受則本訓不

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旣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捍逆

庸奴

今案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使人如灌津祠充墓

今案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顏師古曰

觀津清河之縣也舊書亦作觀蓋唐初嘗於其地置

觀州在地理志景州境內然則未嘗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

蓋悞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逢萌

今案人姓逢字當作夆今從夆非也又案後漢紀傳皆作龐萌蓋逢龐得姓本殊為字亦異不可混同今改龐為逢非也

員半干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員半干傳云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

安祿山史思明贊云張杜權論至今多稱誦之

今案半干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權字疑

當作角或作礪張杜權論字當作礪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宇文化及至遼城

今案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宇文化及於聊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宇文化及於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拔聊城勢遂張竇建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在聊城而善果傳以為遼則非也

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麥粟豆

今案麥字當作麥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地迫於寇常困縶不支

今案字書無縶字疑當作縶集韻縶迫也

蘇源明傳

蘇源明傳云市井餒餒

今案字書無餒字此蓋餒被表切餓死餒又作餒自字誤為此

爾大昕案餒字見賈公彥疏音同泡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云桑社紕之

今案社字字書所未見疑當作被

田緒傳并目錄

田緒傳賈耽目錄賈耽

今案耽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吳元濟傳云以馬惣為雷後李日知傳諸子方惣角

今案馬惣字會元以義考之字當作惣且諸紀傳皆作惣字其字俱從手獨此從牛蓋流俗不典之字字書所無也日知傳亦同

孫思邈傳

導以藥石救以鈇劑

今案字書無鈇字當作砭說文云以石刺病也

盧弘直傳

盧弘直傳云下檄論

今案字書無贅字當作齧

李栖筠傳

李栖筠全傳栖字皆從手

今案其字從手不見於經典案集韻則當從木大昕案栖

古文遷字

鄭餘慶傳

鄭餘慶傳云損增儀矩又云准漢舊事

今案矩當作渠准當作準大昕案廣韻集韻皆云矩同矩渠雖說文正字然經
典規矩字皆不從木似不必改

李翰徐申等傳

李翰傳云析骸以裹

徐申傳云繇麤蠻

今案說文當作爨此二傳字皆非也

李光弼楊炎等傳

李光弼傳云設么幄城隅

楊炎傳云貌么陋

今案么字皆當作么

岑文本等傳

岑文本路隋楊炎傳愍字

今案愍當作愍大昕案愍作愍避唐太宗諱非誤也

韋處厚傳

韋處厚傳云皇子方襁褓

今案說文褓當作縗

吉溫傳

吉溫傳云見溫縗褓時

今案其字當為縗縗今作縗褓非也顧張思云集韻縗與縗同說文

縗小兒衣也徐鉉以縗為俗字史記衛將軍傳青子在縗中亦從系又魯世家成王在縗之中素隱

云卽襁褓字言字少假借用之則襁與褓皆可用也

五行志

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

今案燃當作然

大昕案本紀作然

裴冕傳

裴冕傳云再調渭南尉

今案再當作再

呂諲傳

呂諲傳云志行整飭

今案飭當作飭

訛錯字

南蠻傳

南蠻傳云入自邛峽關圍雅州

今案雅州止有邛峽關峽乃峽字之悞也

史憲誠傳

史憲誠傳云丁志紹

今案其傳作志沼及文宗紀亦作沼然則作紹者誤也

王勃傳

王勃傳云客劍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

今案地理志彭州九隴縣有葛嶺山作嶺者誤也

韓滂傳

韓滂傳云為元佐辦裝

今案方述劉玄佐事復云元佐蓋玄誤為元也

太宗紀

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眉印雅

今案當作印字印字誤也

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滄州

今案劉武周獨孤懷恩尉遲敬德傳乃滄州作滄者

滄州案地理志本絳州冀城縣武德元年置四年廢時劉武周方作亂河東絳滄正其境也若滄州

則太遠矣

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傳云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

今案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黃者誤也

李懷仙傳

李懷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案先字悞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書戰於盩厔又云盩厔櫓

麥生渾奴刺寇盩厔大昕案廣德元年兩書戰於盩厔

刺寇盩厔

今案其字皆悞當作盩厔又案盩厔以支从幸或作盩厔者誤今本唐書俱作盩厔

侯君集傳

侯君集傳云為積石道行軍總管

今案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宰相表亦同然則積字悞當為積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允豫未刪定

今案允字必悞合是允字如馬璘傳諸將允疑張文瓘傳允豫少決李抱真傳內允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紀贊

昭宗贊云昭宗為人明雋

今案雋字悞當作雋

王播傳

王播字明別

今案當作馱

韋挺傳

韋挺傳云蓋卒城

今案卒當從牛今從于誤也

魏徵陸贄等傳

魏徵傳云龍逢比于也

今案逢當作逢

魏徵傳云蕭然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案耗當作耗

姜撫傳

方技姜撫傳云旱藕杜蒙也

今案本草藥中無杜蒙疑是牡蒙牡蒙紫參也見嘉

祐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劉氏宰相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劉氏注云尉氏房有仁執琢

今案尉氏劉氏在唐無名琢者為宰相止有琢相宣

宗琢字乃琢之悞也

元稹傳

元稹傳豈暇陳治安議教化
今案暇字合從日今從目誤也

王緯傳

王緯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案浙乃浙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屢為怨仇所根却

今案此根字當作根其字從手今從木悞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丞所掌職事內云家人入待

今案此乃侍字之悞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舊制歲抄運內粟

今案此抄字合從禾

李璣傳

李璣傳云反摘璣奏

今案當作返摛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權酒漕運

今案擢當作權顧張思云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擢之注云擢與權同子京蓋本諸此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鏹諭

韋宙傳鏹諭之

今案皆當作鏹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治賦羨銀常擢直以優吏奉

今案擢字恐是推之誤

侯希逸傳

侯希逸傳云人苦之

今案苦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祗淫囂昏好怪之徒

今案此囂字疑是囂字

又云琢斲屠剔膏流節解之禍不作

今案此琢字疑是琢字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疆場有警

吐蕃傳疆場不定又云疆場不明

今案此皆合作場

李晟贊

李晟傳贊云捉孤軍抗羣賊身偏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案郭子儀傳贊曰子儀曰朔方捉孤軍轉戰逐北

諡不返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

室蓋提之為言總勒統御之謂若乃命之為提於文

殊為不典今李晟贊所謂捉孤軍者即提字之誤歟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光決於心

今案乃是先決於心

又贊云無柢悟聖人者

今案當作抵

又云以苟況揚雄為未淳

今案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於美食川

今案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為美良川蓋良誤為食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面縛降

今案其字皆當作縛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曩在都門得吳氏書手自校錄又假宋本補其闕文吳說有未當者輒有駁難識於旁今鮑君所刊即予舊校本也癸丑夏刊成寄以示予既為校正數字又續得辯正若干條并寫以貽之雖未必悉當亦見予於此書用功老而不衰耳八月辛酉朔大昕記

卷一

李吉甫謀討劉闢

吉甫以一中書舍人

大所案唐中葉以後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而內制尤重於外制故有由翰林入相者

新唐書中書舍人錢校補遺

一知不足齋叢書

未有徑由外制入相者也但舍人亦不輕長往往為翰林遷轉之階則但以它官知制誥行外制文字而已吉甫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其時已典外制及入翰林為學士典內制雖遷中書舍人仍在翰林也吳氏所譏但富謂吉甫翰林不當侵宰相之權勿為已功耳今但言舍人不言學士似昧於當時官制矣

卷三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生實

大昕案唐大詔令但載大中六年十一月封棣王制

卷四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大昕案傳載明皇諸女有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咸通懿宗年號也以明皇女而追封於懿宗之世相距百有餘載此情理之必不然者而懿宗八女中正有普康公主傳却不著其封年然則咸通九年追封者必懿宗女非明皇女矣明皇傳寫顛倒譌錯若去此一人正合二十九之數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大昕案唐大詔令與會要同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沂王名禪即昭宗子

大昕案吳氏以沂王禪為九王之一攷昭宗諸子傳並不言沂王為韓建所殺且昭宗諸子禪次居六其時必未典兵何故為建所忌又建所殺者十六宅諸王耳昭宗子必不在十六宅就合居之亦

近世書中錢校補遺

二知不足齋叢書

不應獨禮一人此傳沂字必是差
誤昭宗紀又以禪當之失更甚矣

杜求仁傳舛誤

大昕案二傳一稱匡復一稱興復當以匡為是其
作興者史臣避諱改之耳新史於宋諱或避或不
避初未
畫一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大昕案今本唐表作待庶待與始字異故吳氏糾
之易從仕武后朝其時天下無郡名不得有彭城
之稱當以
表為是

卷六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大昕案五代史楚世家馬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
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冊與策同
是太宗官名固
稱上將軍也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大昕案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之
元子可冊為皇太子仍改名裕是初封德王時正
名佑紀本不誤但傳失書改名一節耳
祐佑偏旁小異子謂大詔令當不誤

張去奢去盈不同

大昕案唐大詔令開元十九
年出降張去盈與后妃傳合

卷九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大昕案以新舊書五代史通鑑參攷證之張昞鑑天平實在薛崇之前而崔用與崔君裕本是一人薛崇死而崔君裕代之曹全晟死而兄子存實代之自薛崇至朱宣實止五帥紀傳各有誤而紀之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甚也
大昕案地理志幽涿瀛莫平媯檀薊營九州屬河北道其順州本係羈縻州倚治幽州城中非有實土故穆宗紀稱八州而崔植傳稱七州不數順也若據劉總全部言之則為九州與地理志合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大昕案李懷光傳但云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此所引廷寶等輕騎趨南山八字重複
當刪

劉瞻入相

大昕案丁居晦承旨學士壁記劉瞻咸通六年十月自太常博士入翰林加工部員外郎七年三月授太原少尹出院八年十一月自穎州刺史不赴任再入翰林九年五月拜中書舍人依前充九月遷戶部侍郎承旨十一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本傳參校殊為乖舛傳稱由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據壁記則出尹河東西尚末為承旨及再入翰林乃進承旨旋即拜相又無出鎮河東之事其不合一也傳稱河東節度記稱太原少尹則非節度之職其不合二也記表瞻拜相在十年六月傳作十一年據壁記乃是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其不合三也傳稱劉瑑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攷瑑以大中十二年拜相次年卒而瞻於咸通六年方入翰林則非由瑑薦其不合四也予前所辨但以意度之今據學上壁記除授年月分明始述所疑以俟攷

新唐書

四知不足齋叢書

卷十一

衡王傳悞

大昕案唐大詔令與英華所載同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大昕案劉幽求相睿宗玄宗李義府相高宗李景
諶相武后李訓相文宗李讓夷相武宗王本立王
孝傑王及善皆相武后崔敦禮相高宗崔渙相肅
宗崔造相德宗崔沆相僖宗杜景佺孫元亨任知
古皆相武后鄭肅相武宗韋琮相宣宗朱朴相
昭宗此十八人表皆脫漏吳氏所舉殊未盡也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大昕案韋氏宰相十四人又有承慶相武后在小
道遙公房安石相武后中睿在鄖公房計目中亦

脫漏又宗室世系表定州刺史
房有麟相肅宗計目中亦失之

韓建書諸王紀書不盡

沂王禋昭宗子

大昕案昭宗子禋不
應為建所殺辨見前

卷十三

五王贊中不字

大昕案贊中不然字用太史公李斯列傳贊句法
五王之功大矣當斷不斷遂不能比美於平勃史
家蓋深惜之也若刪去不字
文義淺近抑亦擬非其倫

卷十四

穆宗改名

大昕案文宗初名涵武宗初名漚宣宗初名怡懿宗初名溫僖宗初名儼昭宗初名傑皆不見於本紀僖宗初名儼則見於紀矣而懿宗紀失載封普王事

卷十五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大昕案唐史例宗室封王公者若稱王公則不書姓淮南王神通嗣曹王皋之類是也若稱職事官則書姓李道彥李孝逸之類是也

卷二十

安金藏傳

大昕案竇衝釋音都徒古切蓋卽詩徹彼桑上之上謂桑皮也以音同假借作堵又移上於右耳廣韻作黻亦是後人所加

李暉傳

大昕案返之爲反攏之爲摘皆古字吳以爲譌錯非也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

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
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
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
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
吳元美謹序大昕案戊午紹興八年也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年六月詔大理寺鞠前太常主簿吳元美譏謗獄九月甲申以吳元美譏毀大臣除名客州編管秦檜傳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

附錄

王氏揮麈錄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脩唐書時有蜀人
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
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執鞅
而去逮夫新書之成乃從其閒指摘瑕疵為糾謬一書
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
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為湖州教授復刻於郡
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為左氏之忠

臣然不知續著書之本意也

晁氏讀書志

唐書辨證二十卷 皇朝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仕至郡守數新書初修之時其失有八類其舛誤二十門凡四百餘事縝不能屬文多誤有詆訶如新書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遣官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縝以爲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之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

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初名糾謬其後改云辨證實一書也

陳氏直齋書錄解題

唐書糾謬二十卷 朝請大夫知蜀州成都吳縝廷珍撰其父師孟顯於熙豐序言修書之時其失有八而糾摘其謬誤爲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於朝紹聖元年上之世傳縝父以不得預脩書故爲此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orizontal line, currently empty.

顧淵薈手札 名廣圻

三月閒於書肆購得近刻新唐書糾繆見第二卷內鄒
細條第二十卷末三十行語是正趙開美本誤處洵為

美善圻家向有一何義門校本云據鈔本校大致略同其閒

亦有小小異處如表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規今本無規

字何校增規字九卷元結猗玕子今本玕從干何校改玕為玕

云元次山碑作玕攷新唐書元結傳亦作玕惟藝文志

作猗玕九卷蕭穎士文藝傳蕭穎士今本二穎字俱作穎何校改穎

為穎十四卷獨封德彝傳無此為中書令一節今本無此字何

校增此字凡此數條似有微長至趙開美本雖有脫誤然第六卷中云王綝傳其孫搏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搏趙本如此與新唐書表傳合今本則搏字在表搏字在傳不合第十一卷中璽內趙本如此亦與新唐書武后得合今本兩作而與傳所載不合且而固篆文天字不得謂武后所作此二條竊以為疑幸教之

右札於癸丑五月初三日惠寄節刊卷後以誌教益
廷博記

盧侍講手札 名文昭

顧君以義門蕭穎士改穎為穎殆以晉書祖納傳有汝穎之士利如錐語耳案穎字茂挺則明是苕穎脫穎之穎即楊汝士字慕巢亦無取乎利錐之語也至武后所作②壘壘何嘗不本篆文來此尚不可全據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新唐書糾謬跋', '歐陽公', and '麟州']

新唐書糾謬跋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許及新史成作此書詆譏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既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擿多不書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知關內之麟游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嘗建為麟州也謂獨孤懷恩為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為姪非弟也謂程昌裔各不同不知為史臣避諱謂覃王字可疑不知覃即郊字避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愔字誤考文

苑英華載封諸王制正作衡字其作衢者誤也謂崔彥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引曹確傳爲證案可及之承寵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納其失寵在僖宗朝故彥昭奏而卽逐前後本不同時可及貶竄之日確罷相已久又何疑於彥昭之奏乎謂劉宏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當在高塘不在淺水原考薛舉傳云秦王瑋高塘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塘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塘而敗賊於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塘而入總管敗於淺水

原事正相類而吳亥糾之是未達於地理也謂崔瓘一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攷唐時節度都團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瓘爲兵馬使所殺史惡其擅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或稱觀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譏之是未達於官制也謂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攷元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遷延寡斷自取敗衄故紀止書子臧

新唐書系言
一人吳氏譏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也猶爲由嗤爲蚩
古字也而以爲誤用愍作愍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爲
不經是未達於小學也新史舛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
可采但其沾沾自意祇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
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予舊藏明人刻本末卷脫三
十行妄以它卷文屨入頃從邵編修晉涵所假宋槧本
鈔足之始成完書吳氏所糾未當者閒亦疏通證明附
注各條之下竊取虞仲常非非國語之例云甲午三月
嘉定錢大昕書於海淀寓園

